

我们正在失去倾听的能力

——试论新媒介交流中的视听失衡

□ 刘碧珍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6)04—0037—3

【内容提要】在新媒介时代,视觉依旧是人们主要的感知方式。即便在具有语音功能的微信叙事中,听觉互动也尚未真正实现。以微信叙事为代表的新媒介交流,本质上仍是一种“媒介中心主义”,虽然可以帮助人们“重新部落化”,但却是一种“非自然”或“反自然”的部落化。这一交流状态也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因而,在视觉文化至上的时代,我们应该正视新媒介交流中视听失衡的现状,学会倾听。

【关键词】新媒介交流;微信叙事;视觉交流;听觉互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手机等新媒介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整个交流方式悄然发生变化,新的社交软件使得交流手段更加多样,更为便捷。人们期盼突破时空阻隔,在短信、QQ、微博和微信中实现互动,并获得与日常交流一致的感知体验。最典型的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微信软件,人们借助它进行即时交流,其融娱乐、生活、学习和购物于一体,展现了网络空间的无限可能。但人们在充分享受网络与数字技术带来自由、便捷和新奇的同时,也逐渐凸显出困惑与焦虑,开始反思视听感知失衡,交流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如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新媒介包括其社交软件的设计目前做到了最高程度的人性化,在解决具体事务、涉及理性思考等方面的确赶超人智。比如人们这样评价微信:“你能想到的,微信全替你想到,你想不到的,微信会帮你开拓。”^①但是在感知层面还是与人的需求相距甚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要深入下去,势必还需回归面对面交往的状态。

一、视觉交流:新媒介时代的主要表达与接受方式

新的社交媒介给人们提供了自我叙述的平台,借助其叙事又使每个人成为了自媒体。在各种新的交流情境中,由于话语权可以自由转移,每一个个体都迫不及待地发出声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虽然人们在叙述的同时渴望被关注、被倾听,但是借助视觉感知进行交流依然是交流的主要方式。

比如微信叙事流行之初大受追捧,因为它可以消

减时空障碍,调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各种叙事话语,超越与涵盖各种叙事形式,提供各种便利,所以人们期盼能在其帮助下回归人类原初的状态,承继倚重听觉的中国文化传统。^②然而在使用微信数年之后,处于不同朋友圈中的人们发现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日常交流情境中的听觉互动并未充分出现在微信叙事中。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听不是仅仅依靠耳朵这一感官,因而本文所言的听觉互动,也并非指单一感官,而是以听觉为主导的多重感官的联合互动。

在新媒介的多种交流手段中,文字、表情包使用频率最高,而语音交流仅局限在无法书写、不便打字等有限的情况下。在视觉至上时代,语音的回归原本可以触发人们对“听”这一感知的再认识。很明显设计语音功能是为了营造拟真的交流情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视听平衡。但QQ中的视频聊天和微信中的语音功能并未获得青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媒介使用者,语音对其只是一个辅助功能,他们更偏向于使用文字和表情包。缘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现有技术的局限并未给使用者提供充分的便捷,拟真交流情境的创设还有上升空间。比如,目前的媒介交流仍受镜头角度限制,其文字和语音功能无法同时开启,即视觉与听觉还不能完全并用;二是声音的传播与接收受周围环境制约,而文字与表情包交流则不受外界影响,可以随时随地实时互动;三是受印刷文化的影响,人们依然偏爱借助视觉感知进行交流。

其实,即便以上问题全部解决,两种感官可以并用且随意转换,交流的双方也体会不到面对面的亲密无

【作者简介】刘碧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3AZW00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虚构文本中的叙述声音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2014ZGW1403。

间。媒介再透明,只要还需借助它,它就必然是横亘交流双方间的屏障,人们从中获得的感知体验永远超越不了现实的交流状态。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之中,可以视听互动,听已不再是单一的耳朵功能,而是一种所有感官的联合互动,伴随视觉、嗅觉甚至于触觉,所有感知达到平衡,感知的转换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瞬间完成,很自然地获得通感体验。如罗兰·巴特分析的那样,对于嗓音的听开启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嗓音来辨认其他人,嗓音可以向人们指出其他人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快乐或痛苦、他们的状态;它承载着他们身体的一种形象,除此之外,还承载着整个一种心理。^③费孝通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因而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而在说话时我们可以辅助表情等其他手段来补充传情达意的作用。^④微信中的语音内容可以转换成文字,目前仅限于普通话。但是在每个特殊的生活群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⑤可见,仅限视觉的交流是很单一的,在面对面社群中,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交流手段。

二、“非自然”的部落化:无法实现的听觉互动

借助新媒体进行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媒介中心主义”,它虽然可以帮助人们“重新部落化”^⑥,但这个“重新部落化”并非真正的部落化,而是一种“非自然”或“反自然”的部落化。^⑦这个部落也只是人们借助媒介在虚拟平台上重塑的社交圈。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身份的过程,而叙事则是找到自我身份的关键之一。微信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种自我叙述,无论是根据作者与叙述者关系划分的转发型和原创型叙事,还是根据叙述内容划分的日常生活叙事、诗情画意叙事、时政热点叙事、社会功用叙事、游戏叙事和广告叙事等,^⑧这些叙事内容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了情感,同时也在建构叙述者的自我形象,甚至在进行形象的重塑。因为与面对面的听觉互动相比而言,我们在用数字化媒介表达情感时,更可能倾向于有意无意地遮掩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而有意无意地美化、放纵甚至伪装自己的情绪或者情感,以使之契合数字化媒介互动的特性。^⑨因而,在新媒介交流中,人们的行为具有表演性,甚至在再现自然时,自然也被“去自然化”。可以这样形容微信叙事的内容,看得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看不见的也不一定不存在。因而仅仅借助视觉去感知新媒介交流,尤其是微信叙事,必定远远不够。

麦克卢汉说:“电力媒介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使我们顷刻之间与人类的一切经验相关联。”^⑩在人们依靠新媒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全新的环境会被创造出来,身处其中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也会逐渐消除。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划分四种

时间概念,认为在领会的时间之下存在现身的时间,又由现身的时间产生沉沦的时间,即我们在生活中遭遇事物的公共时间,而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之展开状态通过话语得以勾连,因而又有话语的时间。^⑪在新媒介交流中,原有的时空界限容易消弭,人们对时间的存在感会被不断更新并能被参与其中的叙事内容所取代,仅留下了海德格尔所言的话语的时间。

我们同时也发现,由新媒体所构造的虚拟世界也如鲍德里亚分析消费社会所言一样,是根据兼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作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化处理。^⑫借用鲍德里亚的分析思路,我们还发现在其所构建的时空中,“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符号与现实,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消解了,符号代替了真实本身,由此虚拟和真实的界限消弭,进而政治经济文化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岌岌可危。^⑬鲍德里亚甚至还担心人类特有的象征符号正在消失。梦想、乌托邦、理想、死亡和肉体,这一切的象征空间和充满活力的幻象都被“新秩序”给终结掉了。^⑭那媒介中的虚拟世界是否也是这“新秩序”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新媒介重新构建的部落中,一切似乎都经过它的过滤,现实与虚拟越来越难以分辨,如果人类的情感联系还是主要依靠规整后的视觉符号来维系的话,那么视听失衡的新媒介交流也就不可能帮助人们回归自然的身心交流状态。

三、新媒介交流:线性思维的产物

在日益嘈杂、喧嚣的环境中,声音有时无法正常传播,新媒介交流的产生给人们生活提供便捷,诉诸于视觉的文字、图片和表情包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声音交流的不足,相对精准和清晰的视觉交流使得信息不致于遗失。这一依靠视觉感知、崇尚效率和准确的做法是现代媒介化生活方式的体现,人们在这一生活方式中开始学会自觉运用媒介思维。就单一个体而言,这种媒介思维呈“块状”结构,能对抗有核心、有权威的树状思维,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和世界而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制约使得新媒介交流采用的依然是“点对点”“点对点”的交流模式,而这仍是一种线性序列。探其源头,我们不难发现它恰恰是视觉文化的产物。因为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由西方开始的现代化或曰全球化运动已经使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现代设施而成为各类网络上一个个微小的节点。^⑮最快速度的交流也就帮助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随着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强力扩张,整个社会逐渐被人工化和符号化了,以微信叙事为代表的新媒介交流也难逃此命运。它在看似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外表下也掩盖了生产和传播这种多样性的系统的单一性。^⑯特别是在使用微信叙事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

到自己是整个叙事网络的一分子,成为无限转发中的一员,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其中被其绑架。新媒体日益成为现代人认识与感知世界的主要体验渠道,现实在新媒介中可以被重新塑造。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处于新媒体交流过程中的人们已经不愿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复制、粘贴、转发和群发,信息接收的相对滞后,这一切使表达变得简单。单一的交流途径逐渐取代见面聊天、电话联系等视听平衡或投入更多情感的表达方式,人也容易成为媒介时代文化生产线上冷冰冰的螺丝钉。可见,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人们处于新媒体交流之中,其视听感知依然处于失衡状态,因为后现代文化偏重的依然是以视觉为主导的线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倚重的是以听觉为主导的非线性思维,我们崇尚感悟,偏爱模糊、断续的听觉文化,连麦克卢汉都说我们是“听觉人”。^⑩然而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听觉文化逐渐转向以视觉文化为主导,我们感知和理解现实的能力在被系统化地腐蚀。而且新媒体中海量的信息也使得它不是在创造交流,而是在消耗自身;不是在生产意义,而是在消解意义,后果将是不断发出的信息吞噬自身的内容,从而阻碍社会的正常交流。参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新的媒介交流也可能如看电影、听收音机、看电视、用电脑或传真机传递信息、打电话等一样都是对交往理性的贬损,都是体制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例证。^⑪尽管人类的潜在在日益更新的媒介中得到最大化的释放,但对媒介的依赖也愈加显著。面对媒介的这一特性,人们又能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以微信叙事为代表的新媒介交流呢?

四、新媒体时代我们如何倾听?

回顾人类的精神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听觉曾在口传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书写文化和印刷文化出现后人们逐渐倚重视觉感知,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尤其是新媒体时代,人们则期盼改变视觉独大的现状,实现听觉互动,回归视听平衡状态。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接榫之处,人们渴望和谐生活,回归精神原乡,视听平衡也许是其中重要的关节点。

长期以来,谁听与谁说处于相对稳定的形态。互联网出现后,人们争先恐后地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力地推动了从“听之一人”到“众说众听”这一文化潮流的转变,其中微信叙事功不可没。新媒体交流给予“说”以方便,也同时为“听”提供了便利。新媒体可以同时容纳多种声音,网络与数字技术使得声音迅速传播,唯有智性的倾听才能使人们感知其中微妙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每一个个体,也来自个体身后的社会文化。

我们常见的新媒介交流的内容是呈碎片化状态的,其叙述声音不可靠与不可信的情况也很常见。其中事实性信息因来源多元和观察视角分散,表现为信息文本零散和信息要素不完整两种状态,意见性信息零散也具有

异质性和分裂性的特点。^⑫而且复杂的生活话题必然进入新媒体交流之中,在人们还没来得及甄别和思考的时候就已经扩散开来。媒介传播往往暗潮汹涌,例如,在看似平民与大众化的微信叙事背后,也有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微信叙事拥有着巨大的群众潜能,会促成现实社会物质与资源的转移。一些商家推出的微信公众号,不断地推送信息,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希望我们能予以关注并适时地做出回应。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一股浮躁的情绪弥漫其中。在时时刷新朋友圈、微博和QQ空间里,很多人忙于发声,已无法去倾听。充斥于网络的某些“标题党”的文章,仅仅是为了夺人眼球。甚至连朋友圈中的朋友也并非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只能称之为“微信朋友”。显然,在媒介交流中人们的视听感官常常是失衡的,这一失衡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由现实因素引起,但它同样又会强化人们在真实世界的失衡程度,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状,并给予重视。

在对交流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没有心灵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倾听,从而更谈不上真正的听觉互动。以微信叙事为代表的新媒介交流并没有帮助人们实现充分的听觉互动。因而倾听微信叙事必须关注微信这一媒介及其叙述内容,不可盲从于其中的喧哗。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不善于倾听便可能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对于微信叙事而言,善于倾听比善于言说更为重要,越是在人人争当“说者”的时代,“倾听”越显得弥足珍贵。

倾听是一种能力,这一能力并不是天生的,它部分可能来自人类的本能,更重要是来自社会文化修养,因而它是特定文化的产物。^⑬倾听也是一种心理行为,它需借助文化、习惯和感觉来辨认所接收的信息。“倾听”有助于交流双方有效地沟通,具备某些共享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可以帮助倾听顺利地进行。《人类沟通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类演化出这种(共享)意图,是为了方便在合作活动中与他人互助……人类的互助合作,原本就是孕育人类合作沟通的家,但这个新的沟通形式,又促成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两者仿佛位于共同演化的螺旋上。^⑭可见,社会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人的交流合作基础之上,倾听关乎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因而在新媒介时代,倾听格外重要。

总之,新媒体给人们提供了倾诉的平台,但某些倾述带有相当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当然它也创设了被倾听的机会,但往往是貌似被倾听。如前所言,传统的中国人崇尚听觉互动,将由“耳听”上升到“心听”最终到达“神听”的人称为“知音”。我们喜欢不被割裂、彼此融合的群居生活,然而生成力的发展,加之历史原因,迫使现代中国人追随首先流行于西方的视觉文化。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会在无形中革新人们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互动被其取而代之,这种现象进一步强化了视觉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加之由媒介构建

(下转第54页)

网络视频实际上是拉大了电视的时空界限,增强了跨越时空的延伸能力,强化了从及时性单向沟通到无时限的群对点的沟通。最先进的媒介会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会聚趋势,会聚型平台的搭建是媒介发展会聚趋势的体现,是进一步符合人类现实环境生态系统的媒介生态系统,更是符合媒介发展规律的融合路径。

(三)会聚型平台是综合性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平台

“两端多云”是会聚型可持续发展平台的形象描述,即建设应用于“电视端”“移动端(包含PC端)”的视频会聚型平台,从人性化视角出发强调入口的简便性、内容的集成性。会聚型平台是综合性服务平台,融集成资源、响应需求和创造价值于一体,既服务于供应商、受众又服务于公众利益。媒介平台离不开政府的管制和政策的规范,会聚平台将形成融合管理模式,是对现有政府管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是传媒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分别负责对广播电影电视业和印刷出版业的监督和管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文化部、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政府部门均对传媒业的监管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从而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复杂管理体系。这种多头管理的方式已经成为阻碍媒介融合、影像传媒业发展的制度障碍。^⑧会聚型平台的搭建将有效服务于政府的管理,避免多渠道多终端带来的管理漏洞及管理滞后性等问题,通过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实现对电视媒体与网络视频媒体进行“融合监管”。会聚型平台

(上接第39页)

的群落也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虚拟社群的产生同样波及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深刻地体现在人们感知倚重的倾向上。

综上所述,网络与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的便利与想象力,但也易使陷入其中的我们模糊生活的本质。我们需对媒介的霸权地位和麻醉功能保持足够警醒,应在“众说”之上学会“倾听”,只有善听之人才能发出悦耳之音。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在形成历史的人类行为和交互作用模式中,视觉符号的创造更加迅速,当下社会环境中视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即在新媒介交流中人们的视听感知依然处于失衡状态,因而我们不能用其替代日常交流,毕竟由听觉互动引发的多感知平衡才是理想的交流。■

参考文献:

- ①③蒋原伦:《微信的内爆和时间感》,《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5期。
- ②⑤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 ③[法]罗兰·巴特著,怀宇译:《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 ④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的搭建是内容的集成、资源的集成、社会功能的完整会聚,在会聚的同时是行业内容的细分和产业结构的细化与布局。通过合理有效的融合路径,使媒介属性、运行机制、产业结构等多个层面实现从“混合”走向“分开”,将对产业格局建设优化起到重要作用。在传统电视和网络视频媒体的融合发展路径中,建设会聚型平台是符合二者发展规律的,并且能够实现二者优势互补,进而打造服务于公众利益与政府管理的社会功能完整会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①谭天:《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9期。
- ②李宇:《传统电视与新兴媒体:博弈与融合》,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 ③田芸泽:《网络自制节目奇葩说成功之道分析》,《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
- ④易柯明:《为了开创“芒果TV时代”》,《新闻战线》2015年第5期。
- ⑤王润珏:《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 ⑥杜志红:《电视的命运:媒介融合与电视传播范式变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页。
- ⑦[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莱文森精粹》,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 ⑧王润珏:《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86页。
- 14-15页。
- 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序第11页、第406页。
- ⑦⑧刘碧珍:《“再部落化”与微信叙事》,《当代传播》2016年第1期。
- ⑨王馥芳:《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基于“图像至上主义”的文化破坏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⑪[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7页。
- ⑫[法]鲍德里亚著,刘成富、金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 ⑬[英]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王文华译:《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 ⑭[美]罗伯特·威廉姆斯著,许春阳等译:《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 ⑮[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赖盈满译:《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猫头鹰书房2008年版,第52页。
- ⑯[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 ⑰童慧:《微信的传播学观照及其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 ⑱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 ⑲[美]迈克尔·托马塞洛著,蔡雅菁译:《人类沟通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2页。